

去古民居群落旅游，步入一座据说是二百多年的老宅子，中年主人笑脸相迎，逐一给我们讲解了屋檐的讲究，窗棂的含义，天井的意味，我心里想，如果他对每拨游客都这么详细解说，这一下来也够累的。正要离开时，主人靠近我们，很神秘地说：“我有一个祖传了近千年的花瓶，你们要不要看一看……一般人我是不拿给他们看的。”碍于主人始终的热情，我们答应了。然后，主人带我们走进一个阴暗的里间，从一个旧木箱子拿出了那个“千年花瓶”。从品质和风格上看，这显然是一件旧物，但是否是“千年花瓶”就不得而知了。有朋友问：“可以摸一下嘛？”旁人答：“不能摸，手上汗，会腐蚀的。”而主人却笑着说：“可以，摸一下五元钱。”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花瓶已经在朋友手里了，自然，别人便没再敢伸手。临走的时候，精明的主人向我们一行五人索要了十五元的“花瓶参观

## 清高 简单

挂着十几幅书法作品，看那宣纸泛黄的，一定是年代久远的古董，而有些油墨新干的，大概是主人的新作。先行进去的朋友装出行内的样子跟我们指指点点着那些作品，余光瞟向那个老年主人，却是一脸孤傲之色。大概看出我们是一群看热闹者，主人自始自终没搭理我们，在厅堂里没趣地转了一圈，我们只好灰溜溜地逃了……出了老宅，一群人都在议论着这个奇怪的老人。而后来的游客，大都在那冷若冰霜的“看热闹者止步”面前顿足片

刻，尔后都折返了。回头再看那个老宅的门前，已经有几只麻雀在悠闲地跳跃了……

离开这两座相邻的老宅，感慨良多，虽然它们风格相同年代相同，但两位老宅的主人却如此不同。他们同样拥有祖传的古董，第一位主人用以求物质的钱财，而第二位却用以求精神的知己。可以说，第一位主人开放，第二位主人迂腐，你也可以说，第一位主人世俗，第二位主人清高。而“清高”对于今天的我们，是褒义词？是贬义词？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出淤泥而不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祖传的这些清高品质，正在一点一点地被风化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坚持，向物质低头。

走在游人如织的古民居群落，看着这开发得有点过滥的景区，突然觉得，它不正像那个被抚摸了无数遍的“千年花瓶”吗？而在快被欲望之海淹没的角落，倏忽间发现还有这样一位遗世独立的清高老人，让我们觉得稀有并且珍贵……

当了三十几年老师，跑了难以计数的家访，退休了十年，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几个不相识的高一学生要来我家家访！本想婉拒，再细想想，这是校方让学生来慰问退休老师的，回掉，怕是要辜负学校的美意了。

一个上午都在等待中过去。中午仍不见学生登门。现在的孩子，大约总不大懂得守时的。刚用餐毕，准备眯上一会儿，忽然就听得门铃叮咚，开门处，四个高个子男生齐刷刷站在门口，一脸的笑容：“桑老师好！”在我的欢迎声中，他们竟执拗地坚持赤脚进屋，把一袋慰问品交与我手中：“这是学校让我们带给你的。”三下五除二，点明了这次家访的中心。



桑胜月

我忍不住问，怎么到这时才来，是不是交通受阻，抑或是找不到我的住处？不问尚可，一问就将尴尬局面提前呈现：其中的三位，指着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儿，众口一词地责怪：“都是等他呀，他语文补考！”戴眼镜的那个，就将头低下去，低下去，低到我只能看到他一头蓬松的黑发。我必须扭转这局面，不能让一个学生在初见陌生老师的一刻就羞愧难当。好在我原先教的就是语文，我们的话题就从怎样学好语文，语文并不难学展开。另三个，许是意识到刚才的唐突，也向同伴送上了温言暖语，气氛一下就活泼了起来。

我让他们四个分别写下了自己的大名，他们是：李思琦、杨煜伟、丁徐琛、陶谢乐。



“桑老师，你退休在家都做些什么呢？”丁徐琛像大人一样问，这让我多少有些惊讶，现在的孩子，也懂得问这些家常？我也像与成人谈心一样，告诉他们我的退休生活是如何如何过的，四个孩子对我琐琐碎碎的叙述，居然听得饶有兴味。当听说我还玩电脑写博客，简直像遇到了志趣相投的玩伴，兴奋得立时要我开电脑看博客。

他们涌进另一间，见我老父卧床午睡，懂事地敛声屏息，说是妨碍老人休息了。他们看着我的博客，说了很多赞美的话，并纷纷表示今后会常常来看我的博客。这回轮到我不好意思了，我知道，他们表现出这样热情，纯粹是想让我这个寂寞的退休老人高兴。

我们的对话一个个切换着，谈住房，谈他们的父母，谈他们的班级，谈虹口中学新旧的校址，甚至谈了男女同学间的友谊……我们之间的谈话似小溪流淌，那么自然，那么流畅，不着陌生的痕迹。

让我忘不了的是招待他们吃西瓜。唉，一向会挑瓜的我，居然买了个生瓜。我歉意地打招呼：“对不起，那么，还吃一块吗？”“吃、吃、吃！”四个孩子一人捧起一块，就挤在水斗

边，像四个孩子依偎着他们的祖母，啃得很欢。倘他们在自己家，面对这半生不熟的瓜，未必会顾及父母的面子而啃上一口，但今天，他们将面子给了我，他们是何其可爱哟！

告别时已近下午二时，他们连连挥手：“要当心身体！”“教师节再见！”“到高二（九）班来看我们啊！”当电梯关闭，我还站着没动，我在心里说，你们已经会交际了，尽管选择了中午这个不太适宜的时间，尽管还不懂替伙伴掩饰，但这是可以经提醒而纠正的，可喜的是，稚嫩的孩子们正成熟起来，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家访。

一夜间大街上处处可见色彩缤纷的绣花鞋，这些曾经是中国妇女为美化自身自己动手的民间手艺，给现代人吹来了一股新鲜的民俗之风。虽然少了手工纯朴的味道，多了当代工业流水线或电脑设计的痕迹，但也为中国的手工艺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当代时尚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结合找到了新的亮点。富有浓郁乡村色彩的绣花鞋，已经成为时下新潮一族的新宠。穿上绣花鞋，在高楼丛林间穿梭——时尚与传统间看似错位的搭配，却显现出前卫的别有一番风味。或许，时尚在这个年代早已撕去了岁月的标签。过去这绣花鞋是因为大家闺秀出门时素鞋不穿，所以要在各种鞋面上绣上花，一

般人家能有一双鞋穿已经不错，绣花鞋只有在闺女嫁人时才穿的。这绣花鞋上的花样可以从婚嫁喜日到孩子的满月周岁，从家人的华诞大寿到老人的丧事冥日，凡是人生大事之际，都可以在一双双绣花鞋的花样图案上表现出来。而今这绣花鞋，只要你喜欢，大街上的百货店里到处都能找到。

还别小看这么一双绣了花的鞋，上面的花样还真不少。先别说鞋面上千姿百媚的绣花图案如何变化万千，单说款式也有很多讲究，有带搭扣的，也有传统的包鞋；还有各种各样的拖鞋，后者又可分为船形和蚌壳形两种，真是多姿多彩。在面料上更有带花纹和不

带花纹，有的是缎面，有的是黑色粗棉布、蓝色印染布等等各不相同。以前绣花鞋的鞋底要用千层布一针一线纳出，如今，绣花鞋只不过用来穿着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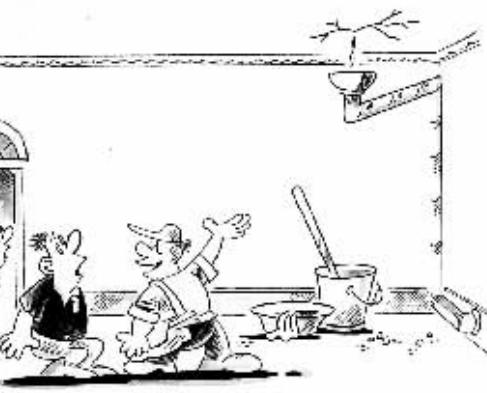
而已，鞋底就未必这么中规中矩了，除了布底，还有泡沫、塑料，甚至橡胶底。最正宗的绣花鞋当然还是在缎面上纯手工刺绣图案花样的。办公室的美眉也不落后，上班时换装套上花色的绣花鞋，绣花鞋穿在她们脚下很时髦，也很时尚，时尚到一夜间满大街出现了无数美眉们都穿上了绣花鞋。

绣花鞋是时尚与传统刺绣艺术的完美结合，适应了现代人的审美及崇尚自然的要求，满足了现代人追求独特新颖、自然舒适、精致高雅的心理。在鞋类大家庭中，鞋文化与刺绣艺术完美结合的中国绣花鞋是民族独创的传统手工艺品，绣花鞋最讨人喜欢的要数那柔软的地、雅致而富有光泽的鞋面，穿上它走起路来，风情万种、摇曳生姿，颇显中国传统女性的古典美。看着高级写字楼里的白领们，有不少是身穿精致职业套装，脚下穿着高跟鞋，其实，穿高跟鞋的滋味只有自己清楚，她们一到了办公室，迫不及待换上一双绣有牡丹、玫瑰等图案的黑底绣花鞋，更

有甚为纯正的大红，精致的绣花花样，优雅的款式，和它那柔软的质地，穿起来非常舒适，而且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在交际场合，将绣花鞋与各种时尚的服饰相搭配，酷劲中透出娟秀，绝对夺人眼球。让人感叹中国传统服饰的绣花鞋文化，能再次成为引领时尚先锋的伟大。

## 街上流行绣花鞋

郑树林



问题解决了

夏瑞中作

## 水——生命之液

陈钰鹏

无论水以液态、气态还是以冰的形态出现，人时刻在和水打交道。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没有水，地球上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按最新说法，地球表面的五分之四被水（海洋、河流、湖泊等）覆盖。据统计，每平方厘米的地球表面平均约

比利时 120 升。一个人通常每天摄入的水量为 2000 至 2500 毫升，根据人体水平衡，每天也应排出同样的水量。

一个 60 公斤体重的人，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每天饮水约 1100 毫升、随食物吸收约 850 毫升、通过机体代谢获得的氧化水约占 250 毫升。这些量（2200 毫升）重新被排出体外：通过粪便排出 80 毫升、通过尿液排出 1350 毫升、从肺排出 170 毫升、通过皮肤排出 600 毫升。遗憾的是，全世界用过的水只有 10% 被处理，供重新使用。此外，在生产食品时耗用的水量也是非常可观的。比如为了获得 1 公斤肉，要用掉 5000 升水；生产 1 公斤面包或 1 公斤橙汁要用水 1000 升水；获得 1 公斤番茄要用 80 升水。

值得注意的是，地球上大部分水流进了农业生产，全球灌溉用水平均 70% 来自淡水，少数工业化国家高达 90%。至于工业生产过程的耗水，则根据工业化程度的高低以及生产设备的技术含量和效率，差别很大。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他们所用电能的一半是通过水力发电生产的。

联合国报道：每年有 500 万人因缺乏饮用水或饮用被污染的水而病死。世界上有 80 个国家（占全球人口 40%）严重缺水。有专家认为，21 世纪是人类为液体而打仗的时代——为石油打仗、为水打仗。“有朝一日，严重缺水可能引发战争。”是耸人听闻吗？

## 有感于今天的地铁

吴万里

家住上海的东北角，好久没乘地铁了，最近到行区办点事，须自北而南穿过上海，首选的交通工具非地铁莫属。这一去一回，三号线乘过了，一号、四号线、五号线也都换乘过了，没得说，乘地铁就是方便、快捷，感觉好极了。我们上海有些方面，包括这

轨道交通的硬件，确实不比外国差。特别是据这两天报载，到二〇一〇年上海轨道交通可抵达浦东机场



新语

## “十发”怎么念？

宋连庠

那日晚间，一位荧屏节目主持人将上海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国画大师程十发的“发”，多次误念成“发榜”、“发财”、“发达”、“发福”、“发展”、“发人深省”等词语中的“发(fā 阴平声)”，这一常识性的口误，亦常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其实，程十发的“发”，乃繁体字“髮”的简化，故其规范读音应是“去声 fà”。据《辞海》：“程”古代长度名，“十髮为一程”。姓“程”名“十髮”，顺理成章。

## 今宵灯谜

朱育珉

屯垦戍边

(三字军事用语)

昨日迷面：顿觉清闲

(二字口语)

谜底：忽悠

(注：别解为“忽然悠闲了”)

清朝末年，湖南宁乡就有一位诗词书画篆刻名家“程十髮”（1865—1932）：名颂万，字子大，号十髮居士；当代治印大师陈巨来（1905—1984）即出其门下，已故上海文史馆馆员、影视演艺名家程之是十髮居士的孙子。



七夕会

时尚感觉